

国家论与美国观

——nationalism视角下战后日本的“左—右”和“亲美—反美”

俞佳儒

摘要 战后日本的政治思潮中出现了“左—右”和“亲美—反美”交织的复杂景象，但是无论是哪种组合都自称或被称为“民族主义者”。其中“右翼亲美民族主义”曾被认为是一种奇怪的组合。通过把“民族主义”还原为nationalism可以发现，nationalism是一种政治运动，且同时包含汉语中“民族”和“国家”两种含义。在日本，无论是左还是右，都提出了自己对于nationalism政治运动的构想，即自己的国家论。左提出了“国民国家论”，而右则坚持“天皇国家论”。无论他们选择亲美还是反美，都是基于美国在他们建设日本国家过程中的角色来判断的。因此，对于战后日本的左与右来说，国家论是本质性的，而美国观是策略性的。只有在重新认识nationalism的本质后，才能重新认识战后日本政治思潮中的这种复杂现象。

关键词 日本政治思潮；左翼；右翼；亲美；反美；民族主义

目录

引言	3、小结：战后日本的两种国家论
一、被“民族主义”遮蔽的nationalism	三、“亲美—反美”与“左翼—右翼”的交织
1、看似怪胎的“亲美民族主义”	1、右的亲美
2、作为一种政治目标的nationalism	2、左的“亲美（？）”
3、nationalism的两义性	3、左与右的反美
二、两种国家论：左与右的nationalism	四、结论与余论
1、左翼/左派/进步的国民国家论	
2、右翼/右派的天皇国家论	

引言

自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制宪会议以来，在当今世界的政治中“左”与“右”已经成为了区分某种政治立场和倾向的普遍性框架。在日本，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都曾在日本近现代政治中扮演过极其重要的角色。日本的语境下的左翼和右翼或许更多地指向体制外的左翼团体和右翼团体，因此某些保守政治主张一般不会被称为右翼，一些革新政治主张也同样不会被称为左翼。

与此同时，无论是左翼还是左派，右翼还是右派，其中的大多数人都会被称为“民族主义者”。尽管这些人可能从事着完全针锋相对的活动，但至少在这些政治团体和活动家自身的言论来看，他们大都以“爱国”作为自己行动的合法性来源。更为复杂的是，在历史的不同时期或同时期，被称为民族主义者的左翼/左派中，有亲美者（民主），亦有反美者（自立）；在被称为民族主义者的右翼/右派中，同样又有亲美者（同盟），又有反美者（自立）。

这带来了一个问题：在“左—右”“亲美—反美”，两两组合所形成的四种组合中，任意两种组合之间都至少有一组完全的对立，那么在这种复杂的情况下，为什么他们都能被称为民族主义者呢？这一问题的提出就说明，被称为“民族主义”的这一概念，其内部或存在着某种复杂性，无法被“民族主义”这一名称充分展现；或“民族主义”有着高度的多面性，能够与各种相反的路线相结合。从世界范围内的近现代史来看，许多政治运动都打出“民族主义”的旗号，即便是一些高举“国际主义”大旗的政治运动，到最后似乎都回归了民族主义，以此巩固自己的合法性基础。真正“去民族主义”（de-nationalism）的现象似乎只发生在思想界或少数个人的行动中。

在这样的意识下，本文力图解决以下两个目标：1）“民族主义”这一概念为何能够同时与各种倾向结合在一起；2）在此基础上揭示“左”“右”“亲美”“反美”四种倾向各自的内部复杂性。

为达成以上两个目标，本文将首先回顾和澄清在汉语中被称为“民族主义”的这一概念，再考察战后日本（即1945年以后）的“左的反美”“左的亲美”“右的反美”“右的亲美”的各种具体表现，以及他们是如何将自己的政治倾向与民族主义关联在一起的。

一、被“民族主义”遮蔽的nationalism

民族与民族主义在政治学、国际关系和民族学研究中已经得到了相当多的讨论。无论是斯大林的“客观说”，盖尔纳（Ernest Gellner）、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和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的“建构说”，还是安东尼·史密斯（Anthony Smith）的“折衷说”，^①都从不同侧面揭示了“民族”一词的不同内涵，而“民族主义”在这些不同的“民族”定义上产生。

然而，我们今天在汉语世界中经常使用的“民族”一词并非汉语本身就有的词汇，它来自西文，例如英文的nation，并由近代日本知识分子翻译为和制汉字词“民族（minzoku）”而逆输入中国。这一概念传播的过程遮蔽了nation和nationalism的一些应有内涵，使得我们在阅读一些翻译作品时对一些组合产生疑问。

1、看似怪胎的“亲美民族主义”

在我们讨论战后日本的nationalism^②的特征时，更多会讨论“反美民族主义”，而对“亲美+民族主义”组合的讨论相对较少。一般认为民族主义具有一定的独立和排外倾向。对于日本来说，亲美的民族主义似乎和韩国语境中“亲日的民族主义”一样奇怪。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日本的独立都应该从美国之下独立，日本的独立应该以美国为敌，那么追求独立的民族主义如何能够亲美呢？在1975年赤尾敏和津久井龙雄的座谈会上，主持人猪野健治就问道：“从nationalism的立场来看，提出对‘亲美’（美国作为胜利国）的理论一定是奇怪的。即使在保守派人士中，也有一种观点认为战后右翼没有nationalism。”^③

然而事实上，亲美与nationalism的连用是存在的。从现实中来看，战后右翼就是这个矛盾的最好体现。战后右翼在被贴上民族主义标签的同时，也被贴上了“亲美反共”的标签。冷战结束后，尤其是进入21世纪，亲美和nationalism的连

^①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载《斯大林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年；Gellner, Ernest,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3；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增订版）》，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李金梅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安东尼·史密斯：《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叶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安东尼·史密斯：《民族认同》，王娟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8年版。

^② 正如上文所说，概念传播过程中的翻译（即名）遮蔽了概念本应有的一些内涵（即实）。因此从这里开始笔者将使用 nation 和 nationalism 来替代“民族”和“民族主义”。

^③ 「赤尾敏・津久井龍雄述、猪野健治司会「維新運動」を語る」鈴木邦男『BEKIRA の淵から——証言・昭和維新運動』皓星社、2015年。

用依然存在。杏林大学教授田久保忠卫在《新日美同盟——向着亲美nationalism的战略》中就使用了“亲美nationalism”的说法。^①田久保批评了战后日本的低姿态外交、日美同盟的单务性和日本国内的反美主义。同时他将nationalism (nationalist) 定义为“找回日本和日本人”，主张将日本建设为正常国家，并建立一种双务性的日美同盟以此来针对不断崛起的中国，因此必须破除反美情绪，从而将建设普通国家的nationalism与亲美结合起来，形成一种亲美nationalism。^②立命馆大学的思想史学者桂岛宣弘也同样使用过“亲美nationalism”一词。他在《现代日本nationalism与“教科书问题”》一文中指出，日本右翼的“编纂会版教科书”^③在修订版讨论过程中发生了分裂，最终“亲美nationalism”一派占据了主导权，同时反美右派退出编纂会，于是在修订版的教科书中大量删去了反美内容。^④此外，日本经济新闻专务执行董事春原刚(Tsuyoshi Sunohara)曾认为，冷战后的路线之争已经主要集中于nationalism（重视国家独立和正常化）内部的亲美与反美（是否保持日美同盟）之争。^⑤从现实来看，掌握日本政治主导权的则是安倍晋三等激进的亲美民族主义者。^⑥

2、作为一种政治目标的nationalism

从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到，看似奇怪的“亲美nationalism”事实上是存在的。那么这两种概念之间一定存在理论上的自洽。这种自洽需要从nationalism的角度来理解。

今天往往把一些粗暴的排外、极端强调国家利益的观点批评为“nationalist（民族主义的）”。可以认为这些观点展现了nationalism的部分意涵，但决不能认为nationalism的含义就止步于此。更进一步来说，这些观点所体现的仅仅是nationalism的一种庸俗化表现。

① 田久保忠衛『新しい日米同盟——親米ナショナリズムへの戦略』PHP 新書、2001 年。

② 田久保、前掲書、202-208 頁。

③ 指右翼団体“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新しい歴史教科書をつくる会）版本的历史教科书。

④ 桂島宣弘「現代日本のナショナリズムと「教科書問題」」『東アジア文化研究』（韓国）第 13 輯、2007 年。この論文は、立命館大学桂島研究室の公式ページに掲載されていて、ある章として、桂島『思想史で読む史学概論』（文理閣、2019 年）にも収録されている。中国語版もある。中国語版は研究室ページに掲載されているが、『東亜近世歴史和思想的地平線』（暨南大学出版社、2014 年、1-22 頁）にも収録されている。

⑤ Tsuyoshi Sunohara, “The Anatomy of Japan’s Shifting Security Orientation,”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33, No. 4, October 2010, p. 44.

⑥ 归永涛：《日本对美国认知的变化——战后 70 年的轨迹与当前的选择》，载日本战后 70 年编委会编：《日本战后 70 年：轨迹与走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 年，第 137 页。

丸山真男曾给nationalism下过一个简洁的定义：“nationalism是立志于推动国家统一、独立、发展的意识形态或运动”。^①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这种定义。首先，nationalism的志向是与国家这样的政治共同体相关的，因而是一种政治性主张。现代的nationalism理论基本都与政治连在一起，例如建立“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理想状态”等等。正如后文将指出的，族群和民族的区别或许就在于是否是一种政治主张。2) nationalism的动态性或发展性。nationalism要求建设一个nation，用丸山定义中的词语来说，nationalism是一种建立nation的“运动”，因而是一种从无到有或从少到多的过程。从更宏观的视角来看，这种过程不仅是建立nation，而且是通过nationalism来走向现代性(modernity，或近代性)。^②

可以看到，nationalism并不只有排外，而是一种政治目标（尽管其中包含了独立的目标，但独立并不是全部）。因此，如果亲美能够符合nationalism的方向（至少部分符合），那么亲美就可以与nationalism自然地结合。同理，如果美国的角色与nationalism的政治目标相反，那么反美也同样可以与nationalism结合。

3、nation的两义性

以上论述是从一般意义上来把握nationalism的，从而解决了理解“亲美一反美”与nationalism的结合时可能遇到的问题。另一个问题则是：为何“左”和“右”也可以同时与nationalism产生联系？

如果说“亲美一反美”与nationalism的结合是一种外部因素与nationalism的结合，从而体现了nationalism的某种外缘性的多样性可能；那么“左—右”同时被称为nationalism，这一现象所体现的则是nationalism内部的多样性可能。正如东京大学教授盐川伸明指出的，“nationalism是极度多样的现象，可以与各种其他政治意识形态自如地结合。”^③

^① 丸山真男：《现代政治思想的政治与行动》，陈力卫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293页。粗体为笔者所加。

^② 正如里亚·格林菲尔德(Liah Greenfield)的著作 *Nationalism: Five Roads to Modernity* 标题所指出的那样，参见 Greenfield, Liah, *Nationalism: Five Roads to Modernity*, Cambridge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③ 塩川伸明『民族とネイション——ナショナリズムという難問』岩波新書、2008年、20頁。凯文·多克(Kevin M. Doak)也同样指出这一点，此外他还指出日语中的“国家”和“国家主义”常常被误译为 nation 和 nationalism，事实上应该是 statism（或更好的是法语词 étatism）。参见 Doak, Kevin M., *A History of Nationalism in Japan: Placing the People*, Leiden and Boston: Brill, 2007, pp. 2-3.

上文指出，nationalism是建立一个nation的政治运动。于是理解nationalism的内部多样性，需要从nation的含义出发。问题的关键在于nation这一单词的外来性。盐川伸明指出，nation（ネイション）在日语的语境中同时有“国民”和“民族”两重含义，而且这两重含义还有所重合。^①与“国民”和“民族”相关联的另一个词语是“エスニシティ”（即ethnicity，族群）。盐川指出，无论是客观的还是主观的族群，都只是一种区分了内外的团体；而如果这一族群开始有建立国家这样的政治共同体的目标或已经建立了国家，那么它就成为了一个“民族”；对于现代国家而言，构成国家的是“国民”，从而“民族”与“国民”也产生了关联。^②由此，nation同时带有了两层含义。

而nation在近代日本被翻译成汉字时，两种含义被拆分。无论是“国民”还是“民族”都无法完整表达nation一词的含义，因而在现代日语中用片假名来对nation进行英译。^③而如果要使用汉字来表达nationalism，那基本就蕴含着写作者的特定意图。^④如今若要用汉字来表达，日本学界更多使用“国民主义”，就像将nation-state翻译为“国民国家”一样，这反映了日本学界的一种普遍意识。^⑤

总之，讨论nationalism时必须注意nationalism的两义性，即“国民（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分别，甚至nationalism还可能包含“国家（主义）”的含义，具备多义性。在战后日本的不同政治主张中，就包含对于不同面向的侧重。

二、两种国家论：左与右的nationalism

对于日本而言，nationalism已经基本解决了内外区分这一问题。至少在战败后，日本被赶出朝鲜、台湾等殖民地，“单一民族神话”也逐渐流行。^⑥总之，

^① 塩川伸明、前掲書、8-9 頁。

^② 塩川、前掲書、3-9 頁。

^③ 同理，“民族”也同时与“族群”和“国民”有所重合。

^④ Doak, Kevin M., *A History of Nationalism in Japan: Placing the People*, Leiden and Boston: Brill, 2007, p. 3. 例如，丸山真男在1944年7月《国民主义理论的形成》（「国民主義理論の形成」、後に「国民主義の「前期的」形成」と改題）中就直接使用了汉字，为的是与“民族主义”相区别。丸山在文中想要表达的是一种国民有主动参与政治的国民意识的近代国民国家图景，是一种个人主义的 nationalism，而“民族主义”往往被当作与个人主义相反，所以丸山避免使用这一表达，丸山真男「国民主義の「前期的」形成」『丸山真男集』第2卷、岩波書店、1996年、225-268 頁。参见小熊英二：《“民主”与“爱国”：战后日本的民族主义与公共性》，黄大慧、李丰、王娟、彭程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第64-65页。

^⑤ 李永晶：《友邦还是敌国？——战后中日关系与世界秩序》，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70页。

^⑥ 参见小熊英二：《单一民族神话的起源：日本人自画像的系谱》，文婧译，北京：生活·读书·新

至少对于本土日本人而言，日本国家应当包括怎样的范围、包括怎样的人，基本有了比较明确的答案。^①

战败初期，日本从军部的言论统制中解脱，事实上获得了更宽松的关于nationalism的言论空间。而当时的问题是，当重新开始讨论nationalism时，应该选择把人们作为“国民”来统合，还是继续战时的“民族”论述。^②因此，战后日本的nationalism的最大课题其实是日本国家应该向什么方向发展。在这一点上，无论是左还是右都宣称自己站在了民族(nation)的立场上，是真正的“爱国”，但双方在国家论上有着明显不同的观点。

1、左翼/左派/进步的国民国家论

相对偏左、偏向进步的一方希望日本能够成为国民国家，因而他们的nationalism会更加侧重“国民”。不过具体到不同人、不同流派，他们的国民国家论是有较大差异的。^③

对于日本共产党来说，他们自二十年代其就接受共产国际的指示，提出了“打倒天皇制”的口号。当然，“打倒天皇制”的目的在于进行无产阶级革命。不过由于在当时的日本共产党活动是非法的，日共遭到镇压，在战前和战时日共的组织基本被破坏，日共领导人或被关押，或流亡海外。战败后，在驻日盟军总司令部(GHQ)废止治安维持法和释放政治犯的要求下，被关押的日共领导人德田球一、宫本显治等得到释放，野坂参三则从中国返回日本。恢复正式组织和活动后，日本共产党很快就以民族的名义提出了自己的国家论。

事实上，相比于“国民”，“人民”才应该是共产主义者应该使用的词语。1946年6月29日，日本共产党发布其宪法草案——《日本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其中规定采用主权在民的人民主权，废除天皇制而建立共和国。宪法草案通篇采用“人民”而不使用“国民”。^④不过“国民”同样可以用来表达日本共产党的观点，野坂归国后所做的演说中，将天皇制摆在了民族或国民的对立面。在当时

知三联书店，特别是第17章“神话的定型——象征天皇制论、明石原人说等”和“结论”，第330-395页。

① 这里指没有明确的分离主义。

② Doak, Kevin M., *A History of Nationalism in Japan: Placing the People*, Leiden and Boston: Brill, 2007, pp. 203-204.

③ 这里的讨论会涉及丸山真男这样的进步知识分子，在立场上来看，丸山的思想是有一定左的色彩的，但是并不意味着丸山本人有左的认同。

④ 参见「日本共産党の日本人民共和国憲法（草案）」（1946年6月29日）、国立国会図書館、<https://www.ndl.go.jp/constitution/shiryō/02/119/119tx.html>。

的左派观点中，“民族”事实上也是在“人民”“民众”的意义上使用的。^①而在所感派掌握主动权而开始强调武装斗争后，对于“民族”和“国民”的强调得到更大的加强，^②日本共产党更加注重自身与日本的结合。以至于日共在1951年10月的第五届全国协议会上把此前党章中的“人民”全部替换为“国民”。^③总之，“国民”还是“天皇”是摆在面前的两个选择，^④作为左翼的日本共产党当然选择前者。

而且，选择日本与国际主义并不矛盾。1946年3月，日共党刊《前卫》发表巴尔迪斯基的《关于爱国主义》一文的译文，表达了共产主义者是站在祖国立场上的这一观点，从而奠定了自己是“真正的爱国”的基调。^⑤

总之，无论是战败前的两阶段革命论，战后国际派主导的和平革命论还是所感派主导的武装斗争路线，其最终目标都是打倒天皇制，建立主权在民的国民国家。直到2004年日共修改纲领，对天皇制的存在进行了事实上的承认和妥协。

日本社会党则是左派（日本无产党）、中间派日本劳农党、右派社会民众党在战后合流而成的政党。在社会党内部，左派中的多数提出了打倒天皇制的口号，而中间派和右派则更多持社会民主主义的路线。其中中间派的一些核心人物在战时还积极协助军部，希望能够实现以天皇为中心的社会主义。

因而社会党提出的《宪法改正要纲》（1946年2月26日）中提出了保留天皇制（天皇制を存置す）的方针。《宪法改正要纲》中提出了一种有别于日本共产党的主权观：主权在“包含天皇在内的国民协同体”。^⑥这种说法已经非常接近政府的保守派政治家。此外，“要纲”第五部分专门规定了国民的权利和义务。

“包含天皇在内的国民协同体”这一表述显然是一种左右派妥协的产物，不过至少体现了部分国民国家的色彩。社会党的国家论已经不是完全的左翼主张，而带上了“中道左派”的意味。

^① 小熊英二：《“民主”与“爱国”》，第106页。

^② 小熊英二：《“民主”与“爱国”》，第256-259页。

^③ 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五十周年问题文献资料編集委員会編『日本共产党五十周年問題資料集』第3卷、新日本出版社、1957年、215頁，转引自小熊英二：《“民主”与“爱国”》，第259页。

^④ 日本左翼史学家井上清就批判神秘化的天皇下的统合并不是民族的、国民的统合。参见井上清『日本現代史』第1卷、東京大学出版会、1951年、10頁。

^⑤ 小熊英二：《“民主”与“爱国”》，第166-167页。

^⑥ 参见「社会党 憲法改正要綱」（1946年2月24日）、国立国会図書館、<https://www.ndl.go.jp/constitution/shiryo/02/084/084tx.html#t001>。

虽然不一定是左翼或左派，一些战后进步知识分子同样持国民国家论，有时他们会与左翼和左派站在一起。^①其中最典型的论述应该是丸山政治学和大塚经济学。战后丸山真男因在《世界》杂志发表《超国家主义的逻辑与心理》一炮而红。事实上，“超国家主义”一词作为对战时日本的思想状况的总结，是为了与丸山真正要提倡的“国民主义”相区别而创造的。^②丸山真正要倡导的是个人能够拥有主体意识并主动参与到国家公共事务中的国民主义，正如丸山对福泽谕吉的评价：“地道的个人主义者恰恰是国家主义者。”^③而大塚久雄则受马克思·韦伯的影响，提出“近代的人类型”，认为其特征应该是“对自发性、合理性、社会连带性的自觉，以及贯穿其中的重视经济生活的现实态度”（自発性、合理性、社会連帶性への自覚、そしてそれらを通ぬく経済生活の重視という現実的態度）。^④这种近代的人类型导向的正是近代的“国民”。这与丸山真男的政治学语言类似，只不过大塚用经济学语言将其表达了出来。

当国家论中的国家理想与政治现实出现反差时，就会出现对现存的“国家”和需要建立理想国家的“民族”的区别对待。也就是说，“国家”与“民族”在一定程度上是区别的。这在1950年代前期是普遍的看法。^⑤于是，这里的“爱国”就不一定是对现存的国家机器的热爱，而更多的是对日本民族的热爱。

总之，对于左翼、左派和战后进步知识分子来说，人民共和国或国民国家是日本应当选择的道路。无论如何，他们都自称是从民族的立场出发而提出自己的国家论的。

2、右翼/右派的天皇国家论

右翼并不是自然存在的，而是针对“左翼”而存在的。因此，与其说“既然有‘右翼’，就一定有和它相对存在的‘左翼’”^⑥，更应该说的是，正是由于“左”的存在，才会出现试图纠正“左”的“右”。即右是左的反题（anti-thesis）。

^① 关于丸山和大塚的比较研究可以参见中野敏男『大塚久雄と丸山真男：動員、主体、戦争責任』青土社、2001年，以及小熊英二：《“民主”与“爱国”》，第二章。不过，丸山真男和大塚久雄由于对“近代”进行正面评价，在一开始被日本共产党等“近代批判”论者批评为“近代主义”。不过，他们的nationalism论中对于国民的偏重依旧是共通的。

^② 小熊英二：《“民主”与“爱国”》，第72页。

^③ 「個人主義者たることに於てまさに国家主義者だった」。丸山真男「福沢に於ける秩序と人間」『丸山真男集』第2巻、岩波書店、1996年、219頁。

^④ 大塚久雄『大塚久雄著作集第8巻・近代化の人間的基础』岩波書店、1969年、184頁。

^⑤ 小熊英二：《“民主”与“爱国”》，第241页。

^⑥ 李永晶：《日本变异二千年》，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第433页。

同样，右派作为一种心情也是需要进步的刺激才生发出来的。这也是为什么在我们的语境中，常常把“右”和“反动”“反共”联系在一起。^①

右翼/右派的国家论以天皇为中心，因而可以被称作天皇国家论。而刺激出天皇国家论的因素，正是冲击天皇地位的一些口号，共产党的“打倒天皇制”只是一种较为晚近的例子。

根据一般理解，右翼思想的源头大约可以追溯到水户学。^②当时对天皇或皇国可能产生冲击的是开国开化思想，开国在幕末日本来看是一种变革力量，而“尊王攘夷”就是对这种变革的反动。而公认的第一个右翼团体则是1881年正式成立的玄洋社。玄洋社创立时提出了三大宗旨：1) 拥戴皇室；2) 热爱日本；3) (反对不平等条约，) 坚决维护人民的利益。第一点不仅是玄洋社的最基本原则，同时也构成了日本右翼的最基本原则。^③

进入战后，右翼的精神力量依旧是“皇国史观”。据统计，1945-1990年间日本发生了各种右翼事件150余起，这些事件的最大的公约数就是恢复皇统。^④战后右翼团体“大日本爱国团体联合・时局对策协议会”举办的定期会议，就是从遥拜宫城开始的。与普遍认为的“右翼肯定希望天皇参拜靖国神社”不同，他们认为这种想法是僭越，“陛下想做什么不是臣民应该想的”。在一次定期会议上，东京都右翼团体同血社的会长河原博史总结道：“我们不是要利用陛下。把天皇参拜靖国神社作为口号来用的右翼并不少，很遗憾有些右翼没有质疑这种政治利用。……右翼本身也被战后史观毒害了。”^⑤这体现了他们对于天皇的绝对尊重。

不过，“绝对君主”并不是作为一般概念的右翼中必然包含的。相比于其他国家右翼的复古、保守、反左翼等共同特点，日本右翼的最大特点就是把天皇规定为绝对性的存在。^⑥也就是说，日本右翼的思想特色在于日本是「天皇あつての日本」（即“有天皇才有日本”）。这点同样是右翼与左翼/左派的区别。正如

① 高丽大学教授金采洙就是将“右翼”理解为包含着“反动”概念，而且是对西欧的反动而非对近代的反动。参见김채수, 「일본의 우익: 단체운동사상에 대한 연구—1970·1980 년대를 중심으로—」, 『일본문화연구』, 12, 2004, pp. 27-93.

② 猪野健治:《日本的右翼》，张明扬、刘璐璐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13年，第6页；安田浩一『「右翼」の戦後史』講談社現代新書、2018年、25頁。

③ 步平、王希亮:《日本右翼问题研究》，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70-71页。

④ 文国彦、兰娟:《战后日本右翼运动（1945-1990）》，北京：时事出版社，1991年，第6页。

⑤ 安田浩一、『「右翼」の戦後史』講談社現代新書、2018年、85-87頁。

⑥ 安田、前掲書、27頁。

松本健一所说，左翼可以从右翼手中夺走浪漫主义和nationalism，但唯一夺不走的是天皇。^①

不过，右翼对天皇的守护并不意味着维持现状的“保守”，相反右翼也有可能是一种变革性力量。如果把右翼理解为“国家和民族经历艰难，要守护支撑起国家民族的风土”的心情，^②而这种风土的最终归结在于天皇，那么当变革是守护支撑天皇的必要条件时，变革就是可取的。例如，最早的右翼团体玄洋社的领袖头山满与当时日本的左翼先驱就是好友，他们所代表的左与右在自由民权、亚细亚主义等问题上，在作为变革力量的自由民权运动的框架中同时并存。正因右翼可能是变革的，因此右翼思想中往往还会包含对现实腐败政治的不满、对农村的同情等因素，因此才会有层出不穷的“昭和维新”“二次维新”“平成维新”，这些“维新论”者都认为此前的维新是不完整、不彻底的，^③因而希望继续进行变革。这无异于“勤王”或“清君侧”。

从中亦能看出右翼与保守的分别。中岛岳志做出了这样的区分：保守是将现代理解为永远的过渡期，希望进行渐进的改革维持秩序与安定；右翼则是把一个过去规定为理想，而希望通过行动回到这个理想过去。^④战后日本相对温和的保守势力（右派）同样希望保留天皇制，不过这种保留或许就更偏向于维持现状。

总而言之，右翼同样是从民族（nation）立场构建自己的国家论，即以天皇为中心的国家论。而将天皇作为神国日本的神性代表，天皇与国家就被绑定在一起。正如堀幸雄所说，国家主义和天皇信仰是日本右翼的两个轮子。^⑤

3、小结：战后日本的两种国家论

可以看到，如何对待天皇正是光谱两端的左翼和右翼的最大差别。甚至可以说，左的国家论和右的国家论都是从天皇论中生发出的。因此，无论是打倒天皇制还是守卫天皇，天皇制本身就是日本民族主义的生成原理。^⑥

① 松本健一『思想としての右翼』論創社、2007年、46頁。

② 安田浩一『「右翼」の戦後史』講談社現代新書、2018年、26頁。

③ 松本健一『思想としての右翼』、52頁。

④ 中島岳志「日本右翼再考：その思想と系譜をめぐって」東浩紀・北田暁大編集『思想地図 特集 日本』（Vol.1）NHK出版、2008年、64-65頁，转引自李永晶：《友邦还是敌国？——战后中日关系与世界秩序》，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15-116页。

⑤ 堀幸雄『戦後の右翼勢力（新装版）』勁草書房、2017年、xii頁。

⑥ 李永晶：《友邦还是敌国？——战后中日关系与世界秩序》，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68页。不过，这里作者的原意仅仅是对右翼民族主义的关照，笔者在这里进行了一定的扩展。

总体而言，左意味着反对天皇的国民国家论，而右则意味着守护天皇的天皇国家论。这是两种倾向的nationalism对于日本应该是怎样的国家（nation）这一问题的回答的一般状况。当然，左与右也有其他的区别。例如，左翼有明确的教义，而右翼更多的是一种心情。^①因而相比于左翼，右翼的思想往往是散乱的，是一定范围内的散点图，其内部更为复杂。

三、“亲美一反美”与“左翼—右翼”的交织

在近代日本史上出现过两次最剧烈的大变局：一是幕末维新，二是战败。幕末维新时期是思想极为复杂，争锋十分激烈。最终“尊王攘夷”成为了这一时期最著名的思想标签。然而，被“尊王攘夷”所遮蔽的是更为复杂的政治思想状况。事实上，“尊王攘夷”仅仅是当时日本存在的一种政治倾向，同时还存在着“尊王开国”“佐幕攘夷”“佐幕开国”等政治倾向。可以看到，“尊王—佐幕”是国家前途维度上的论争，而“攘夷—开国”是对外政策上的交锋。^②

有趣的是，战后日本的政治论争同样在“国家论—对外论”这一框架中展开。所谓左与右就是对于国家不同发展方向的设想和执着。正如上文所分析的那样，左更多希望能够建立一个真正的近代国民国家日本，而在这种国民国家设想中，日本需要废除天皇制^③；右则希望能够阻挡住左废除天皇制的企图，因此开始对左的反动，希望能够保留传统日本国家，其中最核心的就是天皇。而“亲美一反美”则是对外政策维度上的争议。在幕末，最大的外交问题就是如何对待一涌而来的西方（西洋）；而在战后，最大的外交问题就是如何看待一涌而来的美国。其实，如何看待美国与左右两种国家论的倾向是联系在一起的。

本节将着重分析右翼和左翼这两端的国家论和美国观，从而更明显地展现左与右的分别与联系。同时为了更好地理解，也会对中道左派和保守右派进行一定补充。

^① 安田浩一『「右翼」の戦後史』講談社現代新書、2018年、26頁。

^② 事实上，虽然维新派高举“尊王攘夷”的大旗成功团结了中下层武士力量，并成功夺去了政权，但在维新政府成立后，政府马上抛弃了“攘夷”的承诺，而转向了“开国”。不过“尊王攘夷”这一标签依旧为人们所熟知。

^③ “天皇制”本身就是非常具有左翼特色的词语。

1、右翼的亲美

谈起战后日本的亲美，一般都会想起“吉田路线”。不过吉田路线更多是一种理性利益计算的亲美主义。^①虽然整体上是保守的，但并不能算是真正的右翼。

而亲美右翼的代表当属赤尾敏。赤尾敏早年间受到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尤其是大杉荣的影响，倾向于社会主义。不过进入昭和年间，他因为向地方财界寻求活动资金而遭到社会主义者的批判，后来转向了“天皇制社会主义”或“国家社会主义”。他与高畠素之等人共同举办“建国祭”，以此对抗左翼的“劳动节”。所谓“建国祭”，就是要求民众在纪元节当天齐聚皇居的二重桥，在皇居前的广场进行万岁三唱。与一般理解不同，作为一名右翼，赤尾敏强烈反对对美开战，因为这将给苏联这样的赤色势力可乘之机。此外，赤尾敏还反对大政翼赞。总之，赤尾敏在当时是一个反体制的右翼。^②

战后占领军的开除公职解除后，赤尾敏复出，于1951年结成大日本爱国党，继续从事右翼活动。除了延续战前战时的反共反苏，战后赤尾敏的主张还带上了“亲美”色彩，因而他的主张常被概括为“亲美反共”。1951年9月（昭和26年），作为大日本爱国党的领袖，赤尾敏发表了大日本爱国党“志愿十条”。其中第一条为「我党は親米反共の路線を明確にし、自由世界の堅確なる連繋を通じて、アジアの解放と日本の隆昌とを実現する。」^③自一开始就明确了亲美的路线。而这种亲美体现在两个方面：1）携手美国对抗苏联等社会主义赤色势力；2）尊重日美安保的精神。^④

而且，赤尾敏和他的大日本爱国党是极具nationalism色彩的。在大日本爱国党的“立党宣言”“志愿十条”“爱国党信条”等纲领性文件中，都会特别强调民族、皇国、日本的传统精神等内容。^⑤“立党宣言”的精神基本可以概括为：从危害祖先建立的数千年社稷的赤色势力中守护日本民族，守护皇国日本。^⑥这

① 井上寿一「戦後日本の外交構想」『年報政治学』55巻、2004年、67-80頁。

② 右翼本身就是一种反体制力量，即便在战时也是如此。

③ 「大日本愛国党志願十ヶ条」大日本愛国党ホームページ、http://aikokutou.net/?page_id=39。

④ 尊重日美安保精神是“志愿十条”第四条中明确记录的，这里的日美安保应该是指1951年9月8日签订的《日美安保条约》。第四条原文如下：「我党は自衛の軍備を速に確立し、日米安保の精神を尊重すると共に、独立日本の面目を全うせんことを期す。」

⑤ 「大日本愛国党立党宣言」大日本愛国党ホームページ、http://aikokutou.net/?page_id=35；「大日本愛国党志願十ヶ条」大日本愛国党ホームページ；「大日本愛国党信条」大日本愛国党ホームページ、http://aikokutou.net/?page_id=37。

⑥ 「大日本愛国党立党宣言」大日本愛国党ホームページ。

一种典型的右翼天皇国家论的nationalism。直到现在，大日本爱国党依旧高举「日の丸世直し、平成維新断行」的标语，它的最终关怀始终在于「日の丸」。

总之，可以用“亲美反共的nationalism”来概括赤尾敏和他的大日本爱国党在战后的主张。不过，从前文提到的座谈会上猪野健治的提问来看，至少到1975年，日本国内对于这种组合依旧有着疑问：亲美和右翼的nationalism如何兼容？

至少在行动中，赤尾敏是这样做的：在街头演说宣传时同时高挂星条旗和日之丸。^①在理论上，赤尾敏主张强化日美安保条约体制才是日本的生命线。他在座谈会上说：“也许右翼确实应该是反苏反共的同时反美、反自由主义的。但是现实中，如果为了护持国体而同时与美苏为敌，会怎样呢？日本将是孤立无援的，这没有办法。这是因为日本战败后军队被解散了，被扒光了衣服。‘亲美反共’是战略的问题。战略是必须要彻底的。”^②

可以看到，赤尾眼中“亲美”是现阶段国体护持所必需的。而从赤尾和大日本爱国党的各种文件来看，国体护持的要点就是守卫天皇和皇国日本。于是亲美与天皇信仰被联系到了一起。可以说，赤尾就是基于天皇信仰得出的亲美结论。

持这种看法并非只有赤尾一人。与岸信介渊源颇深的右翼儿玉誉士夫^③在其『われ敗れたり』中写道：“反美主义不会从过去的国家主义者中出现。相反，在过去的国家主义者，也就是那些对天皇和国家始终保持忠诚的人中才会产生真正的亲美派。”^④

这或许是战后迅速转向亲美的右翼的普遍心理。他们或许会辩称称亲美是策略而不是本质，^⑤但是战后多数的右翼都非常简单地从战前的“反美”转向了“亲

^① 安田浩一『「右翼」の戦後史』講談社現代新書、2018年、102頁。赤尾敏是街宣右翼的代表。

^② 赤尾敏・津久井龍雄述、猪野健治司会「維新運動」を語る」鈴木邦男『BEKIRAの淵から——証言・昭和維新運動』皓星社、2015年。赤尾は猪野の質問について、「なるほど正論をいうなら、右翼は、反ソ反共産主義であると同時に、反米——反自由主義でなくてはならんかも知れん。だが、現実には日本の国体を護持する上に、ソ連も米国も敵にまわしたらいったいどうなるんだ。日本は孤立無援——どうにもならんではないか。日本は敗戦によって軍隊が解体され、ハダカにされちゃったんだからね。「親米反共」は、戦略の問題だよ。戦略は徹底しなくちゃいけない」と述べました。

^③ 在1960年安保斗争中，岸信介动用了部分黑社会暴力团体对斗争进行镇压，而在幕后指挥的正是儿玉誉士夫。

^④ 安田浩一『「右翼」の戦後史』講談社現代新書、2018年、77-78頁。原文：「過去国家主義者のなかから反米主義者が出現することは断じないのである。むしろ、かつての国家主義者、すなわち、天皇と国家にあくまで忠実であった者の中から、真の親米派は生まれ得ることを自分は確信するものである。」（児玉誉士夫『われ敗れたり』協友社）

^⑤ 赤尾敏、荒原朴水、池田谕等人就表达过类似的观点，参见孙立祥：《战后日本右翼势力研究》，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3年，第95-96页。

美”，几乎看不到在这一转变中的痛苦与纠结。^①这说明“右翼+nationalism+亲美”在理论和实际上都是可以契合的。

2、左的“亲美”

战后初期的左派对于美国占领军的到来基本持一种正面立场。1945年10月10日，出狱的日共干部发表《告人民》宣言，欢迎“为解放世界的联合国军进驻日本”，并提倡打倒天皇制，建立人民共和国。^②1946年2月，日本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在大会通过的《第五次代表大会宣言中》将联合国军队称为“解放的军队”（史称“解放军规定”）。在当时的日共看来，可以在美军占领下通过和平、民主的方式过渡到社会主义。^③这就是所谓“和平革命论”。毫无疑问，“解放”一词对于左翼来说是具有进步意义的词语，只能用于正义的一方。因而从解放军规定来看，日本共产党认为作为联合国军的美军，在很大程度上是正义的。在战败前，日本民族受到天皇制和军国主义的压迫，盟军的到来或将解救日本民族，日共是在这一意义上使用“解放”的。

战后初期左翼活动的组织者对盟军也有类似的看法。1946年国际劳动节庆典的组织者在给驻日盟军最高司令（SCAP）和盟国的信函中称：“同盟国解放了日本国民，赐予他们自由，保障工农权利，我们向他们表示最诚挚的谢意。”^④显然是将盟军视作了实现民主的同盟。

不仅左翼，一些战后进步知识分子同样从盟军处感受到了解放感。丸山真男在一次座谈会上表示，当听到盟军《波茨坦公告》中要求日本政府保证言论、宗教及思想自由，尊重基本人权”的内容时，有一种“仿佛邂逅了初恋情人般的感受”。^⑤

不过随着冷战拉开序幕，大约自1947年起美国收紧了对日本左翼赤色势力的管控。占领军开始进行“赤狩”，镇压左翼组织和活动，停办左翼刊物。这无疑让左翼想起了战时的《治安维持法》。不少早期支持美国的理想主义的民主支持

^① 安田浩一『「右翼」の戦後史』講談社現代新書、2018年、78頁。

^② 小熊英二：《“民主”与“爱国”》，第164页。

^③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日本共产党研究”课题组：《解析日本共产党的政治变革》，载《太平洋学报》2005年第6期，第66页。

^④ Moore, Joe, *Japanese Workers and the Struggle for Power, 1945-1947*,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3, p. 178.

^⑤ 吉琛佳：《作为变革与反抗的民族主义》，澎湃新闻·上海书评，2020年10月31日，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9770655。

者转变为了怀疑派和彻底的反美派。^①1950年，日本共产党所感派开始批判和平变革论，获得主导权后转向武装斗争论。总之，度过了短暂的“蜜月期”后，左翼对于占领军彻底失望，基本转向了反美活动，这主要体现在反战、反安保等斗争活动上。

不过，即便在左翼反美的大潮流下，依旧存在着肯定日美安保的左翼。其中的典型就是新左翼^②活动家坂口弘。坂口弘自学生时期就投身左翼学生运动，后来参加日本共产党革命左派（日共革左）^③。1971年到1972年间还与同道结成极左恐怖组织联合赤军，并担任联合赤军中央委员会书记长（三号人物）。作为信奉共产主义和毛主义的激进派，反对天皇制、建立人民共和国是必然的主张。

彼时北方领土问题成为了日本社会关心的话题之一。由于从事暴力恐怖活动，坂口弘当时正在狱中服刑。1975年，在狱中的坂口和当时的日共革左提出了与“爱国反美”的一般印象不同的主张。坂口认为，北方四岛是日本的固有领土，并批评日本政府在北方四岛问题上的对苏软弱态度。并在《新左翼》（1975年10月15日号）上发文，从历史、法律的角度进行了论证。日共革左的刊物《反霸权通信》展开了对苏联的批判，认为苏联已经沦为了官僚主义和垄断资产阶级合谋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为了争夺生存必需的资源，苏联必然会发动侵略战争。而日本对北方四岛的领土主权伸张是正义的民族自卫斗争，是对苏联帝国主义的反对。在这一基础上，部分日共革左甚至认为为了对抗苏联，夺回北方领土，就要暂时放弃攻击美国、美军和警察，并要利用好日美同盟。^④

可以看到，坂口弘这样的日共革左新左翼虽然没有放弃建立共产主义理想，但是面对苏联的帝国主义威胁，他们的nationalism中民族的因素似乎上升了。但从前面的论述可以看到，从战后初期开始，左翼的思想与行动中就已经带上了nationalism的色彩。因而，还可以从国家论的角度来看到新左翼支持日美安保的言论。

^① 约翰·W. 道尔：《拥抱战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胡博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第413页。

^② 新左翼运动将在下一节中具体阐述。

^③ 日共在围绕中国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上发生了分裂，被除名的亲中国派结成了日共革左，以共产主义和毛主义为指导思想。

^④ 松本健一『思想としての右翼』論創社、2007年、66-68頁。

坂口弘无疑是将苏联帝国主义的威胁看作日本当时的最大威胁。在这种情况下，苏联不仅不是日本共产主义运动的朋友，反而是日本共运的敌人。在他看来，不断扩张的苏联帝国主义必然侵略日本，而苏联的垄断资本经济将会打断日本人民追求共产主义经济、建立独立的人民共和国的路程。不过，“美国”的形象在这里是模糊的。“美国”是敌是友？针对这一问题坂口并没有给出具体的阐释。因而，虽然坂口曾赞成日美安保体制，展现出了“亲美”的面貌，但准确来说坂口的主张应该是“反‘反美’”。或者说，在把日本共运的敌人从资产阶级转化为霸权国家时，美国不再是坂口的国家论的首要阻碍者后，美国是可以成为暂时的朋友的。这种实用主义的主张与战后主流的亲美右翼或亲美保守派是有相似之处的。

不过，看似更为激进，甚至带有恐怖主义色彩的新左翼中出现上述“亲美”言论，在左翼内部也是遭到批评的。而且这些批评并不在于“亲美”，而在于国家论。山本英夫就在《新左翼》（1975年11月5日号）上撰文批判坂口的反苏亲美，将坂口的nationalism批评为“布尔乔亚式的民族主义”。山本认为国家、领土对于日本人民而言是没有关系的，“国家”“领土”这样的资产阶级概念应该是要被打破的，而不是维护的。^①

因此，可以看到，坂口的实用主义之所以能够与亲美右翼或亲美保守派有相似之处，就在于背后的nationalism的共通性。山本的批判显然是非nationalism的，至少从长期目标来看，山本的批判中不仅没有国家论，甚至是一种非国家论。而只要有具备明确国家论的nationalism，并且这种nationalism的对象是日本，那么无论是美国、苏联还是中国，都只是策略施行的目标，与国家论本身是无关的。而在战败后，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都以爱国者自称，都打出了nationalism的旗号，因此左翼和右翼的看似的倒转，都是在nationalism的空间中完成的。

3、左与右的反美

1) 左的反美

相比于亲美，反美无疑得到了更多的关注。因此本文不再进行详细的介绍，只是就“国家论—美国观”的视角对总体情况进行一定的分析。

^① 松本、前掲書、68頁。

战后初期开始，左翼的反美主要在国内政治层面的批评天皇制、批评新宪法和国际层面的和平反战等领域进行的。^①从现实来看，美国的占领政策中维持天皇制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对此，日本共产党就从国民国家和人民共和国的立场上批评美国保留天皇的做法。在这一点上，美国显然站在了日共国家论的对立面。而在宪法问题上，日共不仅对宪法中的“天皇制”因素进行批判，还强烈反对宪法第九条。日共主张将解放日本人民的“解放战争”和资本主义的“侵略战争”相区分，拒绝宪法第九条放弃战争的主张。而美国是战后日本国新宪法的“强加者”，因此必须对美国进行反对。

除了种类的左翼反美主义，还有完全基于民族立场的反美。前文说到，日共褒扬自己是“真正的爱国者”。在这种认识下，1950年日共发表《为民族独立告全体人民书》，标志着所感派主导的武装斗争路线称为日共的方针。在“告人民书”中，日共主张民族独立优先于阶级斗争，要与民族资本家合作对抗美国，解放日本。同时批评美国的文化渗透压破了日本民族文化，批评美国的文化侵略和迎合它的“世界主义”和“近代主义”，并开始宣扬茶道、插画等民族文化，奉日本武尊为民族英雄。在宪法问题上，日共也从“独立”的角度对第九条进行了批判。1946年宪法修改审定会议上，众议院议员、日共领导人之一的野坂参三称：“放弃我国的自卫权会让民族独立产生危机。”

五十年代中后期，左翼阵营中出现了新左翼。新左翼是针对既成左翼而言的，是一种国际现象。在1955年7月日本共产党第六次全国协议会上，主张武装斗争所感派进行了自我批评，并重新吸纳主张和平革命的国际派，标志着日本共产党放弃了武装斗争路线。这对于习惯了武装斗争、富有战斗精神的年轻党员来说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其后，这些比较激进的左翼成分开始脱离共产党，形成新左翼，继续从事一些暴力武装斗争活动。^②于是形成了“不战斗的既成左翼，战斗的新左翼”的左翼新局面。

新左翼还包含着对战后民主主义的批判。^③1960年安保斗争后，从结果来看安保斗争没有成功，新的美日安保条约被强行通过了。这场运动最后发展成对岸

^① 王广涛：《反美主义的历史与现实——以日本反美主义为中心的考察》，《美国问题研究》2021年第2辑，第162-164页。

^② 大嶽秀夫『新左翼の遺産——ニューレフトからポストモダンへ』東京大学出版会、2007年（特に、第二章「日本における新左翼運動の誕生」）。

^③ 조관자, 「일본 신좌익의 전후민주주의 비판과 ‘조반 운동’」, 『日本思想』第三十四号,

信介的反对，在这一点上是成功的。不过安保斗争让新左翼对战后民主主义更加失望，认为战后民主主义虚伪的。从而新左翼开始了对战后民主主义的批判，并展开了更加激进的革命论。在他们的革命论中，还能看到新左翼对毛主义（Maoism）的接受。^①因此，在暴力的激进程度上，他们与全共斗这样的学生运动是有区别的，与同样参加安保斗争的丸山也是有区别的。对于新左翼来说，战后民主主义是美国带来的，因此在对战后民主主义的反对背后，是对美国的反对。

在和平主义的立场上，左翼的反美也是显而易见的。尤其是越南战争爆发后，日本左派中的反美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冷战体制下对“敌对方”的反抗，而是伴随着日本人战争受害记忆的反对“军事大国”美国的感情。^②

2) 右翼的反美

尽管多数右翼在战败后都迅速转向了亲美，但一些零星的反美依旧存在。例如一些极端派右翼认为美国把尊贵的天皇从“现人神”变为了“人”，是对天皇神性的亵渎。^③这种主张的依据依旧是右翼的国家论，即「天皇あつての日本」。不过，对于这些右翼来说，他们的国家论比起感谢美国保留天皇而转向亲美的右翼而言走得更远。他们眼中，只有神性的天皇才是天皇，才能支撑起神国日本。所以他们的国家论可以概括为「「神としての」天皇あつての日本」，美国显然是这种国家论的敌人。此外，1952年占领期结束以后，部分激进右翼团体得以复活，他们也保留了反美主义的色彩，不过他们并非直接反美，而是间接反美，主要体现在“自主宪法制定”“恢复国家主权”等主张。^④正因如此，一些反体制的右翼会对在安保斗争中牺牲的学生桦美智子表示尊敬和同情。^⑤

不过右翼的反美以新右翼的出现为标志进入高潮。从国家论来看，新右翼虽然一开始以“民族”为重，但在1973年左右开始以“天皇”为重。^⑥总之他们始终是nationalist。新左翼和新右翼都是nationalist，但新右翼是作为新左翼的反题

2018, pp. 323-357.

① 조관자, 「일본 신좌익의 전후민주주의 비판과 ‘조반 운동’」, 『日本思想』第三十四号, 2018, pp. 323-357.

② 冷泉彰彦『「反米」日本の正体』文藝春秋、2015年、107頁。

③ 王广涛：《反美主义的历史与现实——以日本反美主义为中心的考察》，《美国问题研究》2021年第2辑，第160页。

④ 王广涛：《反美主义的历史与现实——以日本反美主义为中心的考察》，《美国问题研究》2021年第2辑，第161页。

⑤ 如影山正治，参见松本健一『思想としての右翼』論創社、2007年、56-57頁。

⑥ 松本健一『思想としての右翼』論創社、2007年、75頁。

出现的，比如后来建立新右翼团体一水会的铃木邦男，他当时就是为了反对新左翼占领校园，希望恢复校园秩序，再加上自己的天皇信仰，开始组织和参加一些对抗新左翼的学生活动。

当然新右翼也反对既成右翼，这是他们被称为新右翼的原因。既成右翼逐渐被编入了战后体制，是对体制的补充。而新右翼不满于战后体制中日本的从属地位，打起“反美爱国”的旗号进行反体制的活动，其中代表有统一战线义勇军等组织。^①

总体而言，新右翼的活动空间是日本的战后体制（即雅尔塔·波茨坦体制，简称“Y·P体制”），它与新左翼一样扮演了反体制的力量。它主要进行“打倒Y·P体制运动”“反美运动”“打倒大企业营利地上主义运动”“纠弹金钱政治、腐败政治运动”“反对环境破坏运动”“复活维新精神运动”等。而这些活动的思想基础则是反共思想、皇国思想和大亚细亚主义等。^②

普遍认为，新左翼和新右翼在反体制上是相通的。无论是既成左翼还是既成右翼，他们都逐渐被编入现行体制；而在日本，左翼和右翼本身就应该是一种反体制力量。新左翼和新右翼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創造より破壊」是当时日本新左翼新右翼学生的共同点。^③而它们要破坏的都是美国带来的战后体制，因而他们能够在“反美”上找到共同点。不过新左翼和新右翼之间的区别也是明显的。二者之间的共通之处和相异之处可以用当时新右翼的精神领袖三岛由纪夫在赞赏新左翼的活动时的一句话来概括：“只要你们（即新左翼）说一句‘拥戴天皇’，我们就可以携起手来。”^④

当然还存在其他形式的反美，比如占领现象带来的对日本自我主体性的否定和殖民地的感觉所产生的反美，但这些反美主义更多地是一种心情。当然在美国占领军操作下美国形象被隐藏，因而这种反美背日本的大多数人特殊化，主要集中在某些特定群体和基地周边的特定区域。^⑤

① 文国彦、兰娟：《战后日本右翼运动（1945-1990）》，第78页。

② 김채수, 「일본의 우익: 단체운동사상에 대한 연구—1970·1980 년대를 중심으로—」, 『일본문화연구』, 12, 2004, pp. 91-92.

③ 安田浩一『「右翼」の戦後史』講談社現代新書、2018年、164頁。

④ 文国彦、兰娟：《战后日本右翼运动（1945-1990）》，第75页。

⑤ 相关讨论参见吉見俊哉『親米と反米——戦後日本の政治的無意識』岩波新書、2007年。关于“区域性反美主义”，参见王广涛：《反美主义的历史与现实——以日本反美主义为中心的考察》，《美国问题研究》2021年第2辑，第164-166页。。

不过从本文的视角来看，更希望能够分析左翼和右翼基于政治的反美。不论是对既成左翼还是新左翼来说，美国都扮演了阻碍他们建立国民国家的角色。比如保留了天皇制等等。不过，左翼的反美主义也有从“独立”的角度中生成的。因此有必要重新回顾本文采用的nationalism定义。可以看到，丸山真男对nationalism定义中同时强调了“独立”，美国强加的、取消集体自卫权的宪法损害了“独立”这一点，所以也受到了反对。

一些既成右翼的反美，比如前面提到的取消了天皇的现人神地位，是从天皇国家论出发的。新右翼中也有这样的看法，所以有些新右翼会企图再次“维新”、发动“勤王”，例如三岛由纪夫试图动员自卫队进行起义。但是更多的新右翼还是从“独立”这一点出发来反对美国的。

也就是说，无论是国民国家论还是天皇国家论，前面都必须加上“独立”一词，这是新右翼、新左翼以及既成左翼的一个共同点。这个共同点是超越国家论差异的，是在nationalism本身规定的意涵层面上的。在80年代“新民族主义”思潮兴起后，所谓“日本可以说不”的主张，^①也是从这种层面的nationalism层面出发的，是超越国家论差异的。

四、结论与余论

从“国家论—美国观”的视角下来考察左和右不同的“亲美—反美”主张可以看到，只要美国能够成为某种国家论的推动者、促进者，或者说“朋友”，那么亲美就将是一种可取的办法。反之，只要美国是国家前途的反动者、阻碍者，那么反美就将是合适的策略。

这意味着我们不能认为战后的亲美右翼的本质是反美，因为亲美和反美是同一层次的。而将这一对截然相反的倾向统一到某一群体中的本质就是nationalism。具体到“国家论—美国观”中，“国家论”是本质性的，是一种意识形态；而究竟是选择亲美还是反美则都是策略性的。

不过在战后日本，nationalism并非单数的，而是复数的nationalisms。尽管各自内部可能有一定的差异，但总的来说可以区分出国民国家论的nationalism和天皇国家论的nationalism两种。也就是说，国家论也是复数的，因此出现了不同的

^① 石原慎太郎・盛田昭夫『「NO」といえる日本：新日米関係の方策』光文社、1989年。

国家论和不同美国观交错的复杂情况。可能还存在“原教旨的反美主义”的情况，不过可以看到这并没有成为战后日本的主流。

左翼运动退潮，基本都伴随着右翼运动的退潮。目前来看，日本左翼的意识形态因素在倒退，从日共的纲领修改就可以看到，从前面说的越南战争时期日本左翼反美的思想状况来看也是这样的。右翼其实也相同，只不过在总体右倾化或者说保守化的背景下，右翼的倒退不是那么明显。就像堀幸雄所说的，“日本人本身虽然是沉默的，但也充分是右翼的。毫无疑问这指向了国家主义”^①这是战后日本政治思潮的大环境。但可以看到，右翼本来是非常浪漫主义的，^②现在来看它正在向现实主义靠拢。

这种意识形态因素的倒退发展到最后可能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国家论会失去本质性的地位，届时identity、nationality会完全占据国家论空缺出来的位置。也就是说，日本人民共和国还是天皇的日本国，这种区别的重要性会下降，重要的是“日本”本身，这时的nationalism其实就是我们现在通说的那种nationalism了。所以当前我们所说的这种庸俗化的nationalism，其实是大趋势。

在现代中国的语境中，我们往往会赋予左和右不同的道德判断，认为进步的左翼代表着更高的价值，而右翼、保守则是道德批判的对象。在韩国也有类似情况，例如倾向于将新左翼看作“日本的良心”。^③这给我们从其他视角看待日本左翼和右翼带来了阻碍。“我们了解那些公开否认战争责任的言行并斥之为‘右翼’，却不太了解那些承认罪责而否认自身变化、承认战败却未必拥抱战败的反美理论。”“我们了解那些追责天皇的正义呐喊并誉之为‘左翼’，却不太关注其国体否定行为已经发生的两难困局和对华归倾向。”^④不过，本文并非否认从进步的立场进行左翼和右翼批判的正当性，只是在提倡一种多元视角更好地理解日本的左翼和右翼，这样才能更好地理解他们的行动逻辑。

^① 堀幸雄『戦後の右翼勢力（新装版）』勁草書房、2017年、xii頁。

^② 松本健一『思想としての右翼』論創社、2007年、36頁。

^③ 조관자, 「일본 신좌익의 전후민주주의 비판과 ‘조반 운동’」, 『日本思想』第三十四号, 2018, pp. 323-324.

^④ 韩东育：《战后日本的思想辙迹：表象的和实际的》，载日本战后70年编委会编：《日本战后70年：轨迹与走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440、443页。

参考文献

1、中文文献（含译著）

- [1] 安东尼·史密斯：《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叶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年。
- [2] 安东尼·史密斯：《民族认同》，王娟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8 年版。
- [3]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增订版）》，吴叻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年。
- [4] 步平、王希亮：《日本右翼问题研究》，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05 年。
- [5]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李金梅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 年。
- [6] 归永涛：《日本对美国认知的变化——战后 70 年的轨迹与当前的选择》，载日本战后 70 年编委会编：《日本战后 70 年：轨迹与走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 年。
- [7] 韩东育：《战后日本的思想辙迹：表象的和实际的》，载日本战后 70 年编委会编：《日本战后 70 年：轨迹与走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 年。
- [8] 吉琛佳：《作为变革与反抗的民族主义》，澎湃新闻·上海书评，2020 年 10 月 31 日，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9770655。
- [9] 李永晶：《友邦还是敌国？——战后中日关系与世界秩序》，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 年。
- [10] 李永晶：《日本变异二千年》，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 年。
- [11]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载《斯大林全集》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 年。
- [12] 孙立祥：《战后日本右翼势力研究》，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3 年。
- [13] 丸山真男：《现代政治思想的政治与行动》，陈力卫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 年。

- [14] 王柯：《亦敵亦師亦友：民族主義與近代中日關係》，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9 年。
- [15] 王廣濤：《反美主義的歷史與現實——以日本反美主義為中心的考察》，《美國問題研究》2021 年第 2 輯，第 150-169 頁。
- [16] 文國彥、蘭娟：《戰後日本右翼運動（1945-1990）》，北京：時事出版社，1991 年。
- [17] 小熊英二：《“民主”與“愛國”：戰後日本的民族主義與公共性》，黃大慧、李豐、王娟、彭程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0 年。
- [18] 約翰·W. 道爾：《擁抱戰敗：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日本》，胡博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5 年。
- [19]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日本共產黨研究”課題組：《解析日本共產黨的政治變革》，載《太平洋學報》2005 年第 6 期，第 65-77 頁。
- [20] 豬野健治：《日本的右翼》，張明揚、劉璐璐譯，北京：東方出版社，2013 年。

2、英文文獻

- [1] Doak, Kevin M., *A History of Nationalism in Japan: Placing the People*, Leiden and Boston: Brill, 2007.
- [2] Gellner, Ernest,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3.
- [3] Greenfield, Liah, *Nationalism: Five Roads to Modernity*, Cambridge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 [4] Moore, Joe, *Japanese Workers and the Struggle for Power, 1945-1947*,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3.
- [5] Tsuyoshi Sunohara, “The Anatomy of Japan’s Shifting Security Orientation,”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33, No. 4, October 2010, pp. 39-57.

3、日文文獻

- [1] 赤尾敏・津久井龍雄述、豬野健治司會「維新運動」を語る」鈴木邦男『BEKIRA の淵から——証言・昭和維新運動』皓星社、2015 年。
- [2] 石原慎太郎・盛田昭夫『「NO」といえる日本：新日米關係の方策』光文社、1989 年。

- [3] 井上寿一「戦後日本の外交構想」『年報政治学』55 巻、2004 年、67-80 頁。
- [4] 井上清『日本現代史』第 1 巻、東京大学出版会、1951 年。
- [5] 大嶽秀夫『新左翼の遺産——ニューレフトからポストモダンへ』東京大学出版会、2007 年。
- [6] 大塚久雄『大塚久雄著作集第 8 巻・近代化の人的基礎』岩波書店、1969 年。
- [7] 桂島宣弘「現代日本のナショナリズムと「教科書問題」」『東アジア文化研究』（韓国）第 13 輯、2007 年。
- [8] 塩川伸明『民族とネーション——ナショナリズムという難問』岩波新書、2008 年。
- [9] 「社会党 憲法改正要綱」（1946 年 2 月 24 日）、国立国会図書館、<https://www.ndl.go.jp/constitution/shiryo/02/084/084tx.html#t001>。
- [10] 田久保忠衛『新しい日米同盟——親米ナショナリズムへの戦略』PHP 新書、2001 年。
- [11] 「大日本愛国党志願十ヶ条」大日本愛国党ホームページ、http://aikokutou.net/?page_id=39。
- [12] 「大日本愛国党信条」大日本愛国党ホームページ、http://aikokutou.net/?page_id=37。
- [13] 「大日本愛国党立党宣言」大日本愛国党ホームページ、http://aikokutou.net/?page_id=35。
- [14] 中島岳志「日本右翼再考：その思想と系譜をめぐって」東浩紀・北田暁大編集『思想地図 特集 日本』（Vol.1）NHK 出版、2008 年。
- [15] 中野敏男『大塚久雄と丸山真男：動員、主体、戦争責任』青土社、2001 年
- [16] 日本共産党中央委員会五十周年問題文献資料編集委員会編『日本共産党五十周年問題資料集』第 3 巻、新日本出版社、1957 年。
- [17] 「日本共産党の日本人民共和国憲法（草案）」（1946 年 6 月 29 日）、国立国会図書館、<https://www.ndl.go.jp/constitution/shiryo/02/119/119tx.html>。
- [18] 堀幸雄『戦後の右翼勢力（新装版）』勁草書房、2017 年。

- [19] 松本健一『思想としての右翼』論創社、2007 年。
- [20] 丸山眞男「福沢に於ける秩序と人間」『丸山眞男集』第 2 卷、岩波書店、1996 年、219-222 頁。
- [21] 丸山眞男「国民主義の「前期的」形成」『丸山眞男集』第 2 卷、岩波書店、1996 年、225-268 頁。
- [22] 安田浩一『「右翼」の戦後史』講談社現代新書、2018 年。

4、韩文文献

- [1] 김채수, 「일본의 우익: 단체운동사상에 대한 연구—1970·1980 년대를 중심으로—」, 『일본문화연구』, 12, 2004, pp. 27-93.
- [2] 조관자, 「일본 신좌익의 전후민주주의 비판과 ‘조반 운동’」, 『日本思想』第三十四号, 2018, pp. 323-357.